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八

官署七

臣等謹案石鼓考朱彝尊原書分上中下系之卷末考石鼓自元明以來久列國子監中自應依類敘次今謹移歸國子監各條之後

原𨐋車既工𨐋馬既同章云避石本作𨐋薛氏音我工郭氏云籀文攻字眉山蘇氏石鼓詩亦作攻潘云按詩車攻傳攻堅緻也同齊也物馬齊其力

䢅車既好䢅馬既駘 章云好石本作孜駘鄭音珤今作鴇郭云恐是籀文駘字駘北野良馬名潘云駘從馬缶聲疑與阜音義同詩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說者謂阜盛大也

君子員邋員邋員斿 章云員石本作鼎說文員音云益也邋鄭通作獵字員又云員君子指從獵諸臣員員衆多而有禮儀也獵獵旌旗搖動貌斿旌上贅旒詩悠悠旆旌潘云斿旌之末垂者

臣等謹案君子員員邋邋員斿斿字石鼓無重文潘迪音訓亦同朱彛尊原書作有重文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章云麀牝鹿速速疾行貌田狩之所求潘云速速或曰鹿之足迹

□□酋弓＝茲以時章云酋石本作間郭云恐當作卣卣弓即庚公也薛作酋鄭作酋周禮庚弓利射侯與弋弓薛作及吕古以字下同潘云酋今按古文作卣寺諸家皆作時然下文別有時字或音侍

臣等謹案角弓石鼓作𠭔朱彝尊原書所引諸家俱作𠭔又時字石鼓作寺無日傍朱彝尊原書作時

[illegible]毆其特其來趩＝章云特薛鄭皆作孫字施云以碑本考之字雖磨滅髣髴是時字趩丑亦反說文行聲也一曰不行貌潘云趩有重文

趪=𧻚=㠯遬㠯時麀鹿趍=施云趪薛鄭本皆有此字碑磨滅不可辨矣鄭云𧻚今作𩰲未詳音義石本有重文遬今作敔與禁禦之禦同章云遬薛作我趍薛作趍鄭作趍直離反並無重文潘云趪音𨘢𧻚作臭皆有重文其義未詳或曰趪走意𧻚衆多也遬與遬小異疑非我字或音禦趍子亦反有重文

臣等謹案麀鹿趍趍石鼓作𨘢朱彝尊原書作𨘢

其來大㠯衛敺其樸其口遺=射其豬潘云遺徒鹿反續也豬或作豵或音豚蜀恐犢字盖蜀有獨音施云王氏集諸家釋音末四字皆不著宿得於北方及葉氏本下三字甚明岐城石刻亦載

臣等謹案射其碿蜀石鼓作猲[illegible]朱彝尊原書作

猳[illegible]

右第一鼓薛氏楊氏次居八鄭氏次居三施氏次居一

獵碣考異　潘云今按古文苑其序姑從施氏然舊說第五鼓言漁獸而歸第六鼓言治道似乎失先後次序若左右相易始于西北以第六為第一第五為第十則先後之序得矣然亦未可必也可讀者十有六句餘未詳凡六十四字此鼓舊本鹵上有發字遺上有來字今漫滅

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十闕一　周秦刻石釋音

朱彝尊原案薛氏本即遬即時下又有遬字恐屬衍

文古文苑本麀鹿趚趚下脫其來大即遬五字潘氏音訓有之今古文其來大三字尚顯遬字亦存又敺其樸下古文苑有來射其來𠧪既遬七字施氏本敺其樸來射句置其來𠧪下而無既字今攷此鼓凡十一行重文不計行每六字則薛氏章氏施氏本氏數皆溢未足據矣樸雖從木疑古與僕通然未敢臆定也

臣等謹案石鼓文初不見稱唐宋以來始盛傳於世韋應物韓愈歐陽修梅堯臣蘇軾蘇轍諸人皆

有詩然韓愈詩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則是時全本已為難得至蘇軾云强尋偏傍推㸃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宋時本殘缺更甚况後此者乎明楊慎謂從李東陽處得唐人拓本一字無闕並為音釋考東陽詩曰家藏舊本出梨棗拾殘補闕能幾何則雖有傳本其非原本可知楊慎逞才謾語誇誕而不衷於理殊無足信朱彝尊辨之甚詳卷中并引鄭樵薛尚功施宿潘迪諸家

考證固為賅博但字畫傳寫亦不無舛訛之處今
石鼓及潘迪音訓並列國子監中雖鼓文較前益
多殘缺然其存者確有可據茲採國子監志所摹
現存鼓文從潘迪音訓摹釋考其存缺謹録於後
以傳信方來云

增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
馬既駐君子員獵=員斿麀○速君子
之求○角弓=茲以寺吾敺其○其來

趩今𨑩=騳即𨑩即時○麀鹿趚=其

來大次吾敺其樸其來𧺆=射其

豬蜀

臣等謹按右第一鼓凡十一行行六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四十九不全者十二闕者五較潘迪音訓多闕五字

原汧殹沔=烝=彼淖淵 王氏云汧者牽水名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殹即也字見詛楚文及秦斤鄭樵因此指為秦物潘云按醫鷖皆從殹巳見古書非始於秦也郭氏曰讀如鷖語

助汧籀作汧有重文鄭氏云汧讀作綿葢用平聲叶韻鄭氏云丞字見秦權郭氏云讀如丞進也詩南有嘉魚丞然罩罩王肅云丞衆也歐石本作㫒王氏云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文曰丞被淖淵與尚書導荷澤被孟豬之被同義郭音被淖淵水之深處也

朱彝尊原按潘氏音訓汧有重文驗鼓文無之疑丞字屬上句

臣等謹按汧字石鼓有重文朱彝尊按云無重文丞字石鼓無重文朱彝尊原書有重文

鱮鯉處之君子漁之 潘云鱮鯉皆魚名鱮鄭氏音鱮鮎也處鄭氏讀

作居盍取叶韻章云籀文魚字從寸今省作魚

澫二又小魚其斿𩵦二鄭氏澫即曼从萬通作曼章云漫漫水之瀰茫處也潘云澫疑有重文又通作有籀文省下同見詛楚文鮝今作鮝魚名所加反趱薛氏作散即𩵦字有重文或音汕叶平聲相干反

臣等謹按澫字石鼓有重文朱彝尊原書無重文

帛魚皪二其䈞氐鮮章云帛以白從水古文泊字今省水之淺處也步各反下同鄭云皪音洛集韻白色也薛作皪字說文皪盧各反魚名潘云䈞鄭氏亦作菹讀與俎同施氏云按說文側余反醢也氏典禮反章云皪即皪字音歷的皪白貟言泊中之魚皪皪然潔白也潘云帛即白字言白魚

皪皪然潔白登
之於俎甚鮮也

黄帛其鯾又鰟又鯀 章云黄泊水濁而淺處鄭氏云鰝即鯾字畀連反或音鰟魚名薛作鰝鰟鄭氏云今作鮒音附郭云並呼反今從鰟鯀鄭氏作鮊音白潘云鯀舊音白今按叶韻音綿

其䱷孔庶臠之𩰫二 章云胡郭氏作胋乏及反博雅䱷謂之胋鄭作豆字潘云施氏作豆章云𩰫郭氏云籀文𩰫字鄭云𩰫謨官反施網也潘云𩰫或作䜌䜌丑若反相如大人賦休䜌奔走或音使

汪二𨔝二 章云汪郭氏謂籀文洋字鄭云音汗今作瀞𨔝鄭氏音博或云即遄字

其魚隹可隹鱮隹鯉可以橐之隹楊

[illegible]桃 章云惟逌作維可通何粟說文符霄反鄭云與標同舊本音貫眉山蘇氏石鼓詩作何以貫之潘云粟以卤粟以省聲也包裹承藉之義非謂笋之也蘇氏詩作何以貫之恐誤

右第二鼓薛氏楊氏次居五鄭氏次居一 獵碣攷異施云十鼓中惟此完好無一字磨滅成文可讀然字多假借世既逌遠不能盡知故義亦有不通處更俟博雅君子辨而釋之庶可補𥚃頌之亡逌矣潘云成文者十有七句凡六十字

文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六無闕字 周秦刻石釋音

增〇[illegible]二[illegible]〇八[illegible]

○止澫=之鯗其斿○帛魚皪=其盜氐
鮮黃帛其鯾又鰟又鮊○如孔○○
止𩥉=𤔳=○○○○○隹鱮○○○○
○止隹楊及柳 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二鼓凡九行行七字末行五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三十七不全者七闕者十七鼓潘迪音訓多闕十六字

原田車既安鋚勒□□衜□既簡左

驂旛旛右驂騝騝𨑮以隮于邍章云案詩傳轡車田獵驅送之車取其輕捷也鋚鄭云大幺反轡首銅也廣韻音條紉頭銅飾潘云勒下馬氏非全文但偏旁從馬闕左邊當有重文或作駻駻蕑選也章云詩騶驖是驂注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鄭云旛妨圓反旌旗總名旛旛取其輕舉貌騝居言反爾雅騝騮馬黃脊或云紀偃反壯健貌隮升也潘云邍古原字

臣等謹案田車既安既字石鼓文作𠃧字畫雖不全其為孔字無疑朱彝尊原書作既又石鼓第九字闕第十字作𠂤係師字朱彝尊原書作避口蓋

從潘訓避衆字也

遊我止陕宫車其寫秀弓寺射 施云鄭本戎字

作我下有陣止二字今考碑本我世二字上下相承不容有陣止二字於其間世既既字章云薛作陕施疑為跌字潘云陕疑作陸章云宫車輦車也周禮輦車用于宫中考與繡同繡宫戎考也穀梁傳考繡質質靶也我考繡其質示武中有文言田狩之時宫車寫而不用我考時施于射方言發稅舍車也舍音寫史記秦每破諸侯舍放其宫室讀如卸

麋豕孔庶麀鹿雉兔 章云言所獲多品

其[illegible]又紳其□[illegible]□大□出各亞□

口吳口執而勿射多庶𤔲二君子迺樂

章云𪇖鄭作紳潘云未詳趲鄭云今作奔或作走施云亞汧簡作亞古孝經作悉蓋古字通用章云吳薛作界鄭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𢘽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白澤獸名𧼮說文郎黎反動也郭云走也鄭氏云與𥻿同或云郎谷反迫薛氏作迺鄭氏作逌案漢書地理志鄠水迫同五行志彝倫逌叙即古攸字

臣等謹案石鼓吳字朱彝尊原書作吳

右第三鼓薛氏楊氏施氏次居三鄭氏次居四獵碣

攷異　潘云可讀者十有五句餘不成文凡六十五字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七

周秦刻
石釋音

朱彝尊原案止陕二字鼓文甚明下接宫車字潘
惬山讀陕為陸近是鄭漁仲以陕為陣又顛倒其
文置止字下章升道則以止字誤世字施武子又
疑陕為跌於是字數溢出與鼓文不合矣

增田車孔安鋚○○○介孔簡左驂
旛〻右騝䢅以隮于邍䢅○止陕宫
車其寫秀弓寺射麋豕孔庶麀鹿雉

其奔○中□奔○□大○出各亞○

○吳○執而勿射○庶趮=君子迺樂

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三鼓凡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三十九不全者二十闕者十較潘迪音訓多闕二字

原□□鑾車𠦪𣄢真□ 郭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从鸞从金省章云案經史多作鸞左傳錫鸞和鈴詩八鸞瑲瑲是也𣄢䟫云說文呼骨反疾也薛作華字鄭云

即摻字潘云𢽳說文篆字或音速真鄭云即瑱字亦作鎮

□弓孔碩彤矢□□章云彤弓朱弓也孔氏以彤弓爲周禮之唐弓大弓碩大也或曰碩實也筋角膠木各得其所則弓體實潘云彤弓彤矢天子以錫有功諸侯詩彤弓弨兮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是也

□潘氏作四馬其寫六轡□□古文苑作鶩鶩鄭云五剄反章云讀若遇諸家本並鶩字上缺一字無重文

徒章云迮諸家本皆作徒字騶鄭云今作馭廓薛作廓鄭云亦作鄜或云即廓字諸家本馭孔庶鄜□宣搏亶見詛楚文今作宣上闕一字施云宿本並不見重文岐城刻本亦無

臣等謹案石鼓𩀱朱彝尊原書作𩀱

首車載衍我徒如章邍隰陰陽首鄭云即首字詩所謂有來囂然田狩之車也章云䡈籀文載字衍今作道字從鄭云今作濕通作隰徒從也徒從辵布如文章然原高陸也隰卑濕也其高低向背皆有陰陽公劉詩相彼陰陽度其原隰

臣等謹案石鼓首朱彝尊原書作首石鼓乎朱彝尊原書作章

趍二介馬射止𣃔趍鄭云即趨字七走反詩蹶維趣馬潘云有重文趚鄭云籀文族古作𣃔小異鄭云𣃔與李商隱族字相近疑即族字借作簇耳潘云有重文章云趍今作徐六馬天子所駕

也趣燕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發舒徐不迫言皆合禮有一發五豝之意

臣等謹案石鼓𢦏朱彝尊原書作栽

□□如虎獸鹿如□□□□多賢𨽻禽

□□衛𢦏允異章云䵼猶禽謂搏取之也四方有不順王命者禽芟而䵼獮之

臣等謹案石鼓允朱彝尊原書作允

如虎搏虎不勞餘力也迪鄭氏作栒見薛本作鹿施云字磨滅不可辨

右第四鼓薛氏楊氏施氏次皆四鄭氏次居五獵碣

考異　章云言蒐命諸臣潘云言田獵之事其文可讀者僅七句凡五十三字

文十行行六字末行五字成文作重文者九闕七

周秦刻
石釋音

增○○鑾車奉敕肖○○弓孔碩彤

矢○○馬其寫六轡○○徒馭○八

庶○宣搏眔車載○○徒如章邍隰

陰陽趍○馬叚止特○○○入歡爰

如○○○之賢允○○○○允之

石鼓
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四鼓凡十行行七字末行六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二十八不全者十九闕者二十二較潘迪音訓多闕五字

原□□□于霝雨□㳅章云衛詩靈雨既零毛氏注靈善也㳅今省作流見說文

迄滂盈渫濟盈章云說文盈字渫鄭云今作渫私列反濟鄭云今作濟鄭云濕濇云五字今磨滅不可辨惟渫字僅存其半

君子即涉馬□流汧殹洎洎淒淒舫舟囱

涉薛尚功云即涉字見義雲章章云汧殹即前章所謂言君子將來馬涉水而歸汧水流汎不可流舫符望反兩舟並也㊀薛作悠字鄭作西云見尹奭或作由逞鄭云即歸字或作遲潘云此上二十餘字今剝泐不可考

□□自鄜徒馭湯隹舟以行或陰或陽鄜鄭作廓籀文鄭作鄭湯章云音傷前言乘馬以涉水深不可決言並舟而歸路或悠長今徒馭衆多當維輩其舟連道而行水北為陽為陰或從水之陽或從水之陰皆可歸也潘云陰或二字今亦闕陽字僅存其半予家藏墨本尚有之

臣等謹案或陰或陽第二或字石鼓闕潘訓亦作

或則應與上或字同朱彝尊原書作或

柭滐以戶□于水一方章云板薛氏作枝鄭云即楫字案于水一方足上文或陰或陽意也施云薛鄭本以字下有戶字碑本磨滅不可辨

勿□□止其奔其敔其事施云吏古文事字見說文今僅存下數畫

右第五鼓薛氏楊氏次居九鄭氏次居八獵碣考異章云言漁捋而歸潘云可讀者僅三句餘皆磨滅不成文凡二十六字

文十一行行六字成文作重文者四闕十三周秦刻石

釋音

增○○○○霝雨○○○○○○○

○○○○○○○○○○○○○○

○○○○○○○○糸○○○乙永

或○○今柞濼乙○○○○一方○

○○○六奔○○○○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五鼓凡十一行行六字末行四字

重文不計字之全者十一不全者三闕者五十較

潘迪音訓多闕十七字

原猷迮𨗨迮徒我𤔲除帥阪𢍏

為丗里𢕟𢔶=迺𠧪𩁹柞棫其𣡌𣡌庸=

鳴亞箬其華為所斿𨽸盩𢔶二日𢧢合

𤔲章云籀文作與作通從薛鄭氏徒字鄭作遄字𤔲鄭作治字施氏謂古文孝經治字與此小異陼音序郭作阪音反𢍏薛音券郭氏云恐是弃弃莘之相糾者居蚪反鄭作莫或作草未審孰是織薛作微適薛作迺𩁹薛作桼尚書栗作𣡌與此相類說文省作桌搬鄭作槃或作拌搻說文讀作皓方老反薛作格庸庸薛作庸或云遺字箬薛郭俱作若𥫗薛作華鄭云況于反騁薛作憂鄭作蘷盩郭作𥂕合薛音合鄭云疑即畣字音饕㳅

云世三十也文曰爲三十里以三十爲世書家謂之會意佛書謂之二合若字書卅乃蘇合反非世字也合上從五字其文尚可辨非從合也又

薛鄭本下有㳿字今碑本無此字

臣等謹案石鼓𨌲朱彝尊原書作𨌲石鼓我朱作我石鼓𡰥朱作𡰥石鼓𨻰朱作𨻰石鼓𢦋朱作𢦋石鼓㮘朱作㮘石鼓𦓤朱作𦓤石鼓𧰼朱作𧰼石鼓𥁕朱作𥁕又朱本合㳿二字石鼓上一字闕下一字作吾再考石鼓𩢍字有重文朱本無

右第六鼓薛氏楊氏次居七鄭氏次居二

攟碣考

吳鄭

云言除道也施云此鼓乃向傳師皇祐間所搜訪而得之者每行僅存四字自四字而上磨滅者傳師磨去刻當時得之之由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鄭樵乃以歒作原作導遹我治除帥敘阼莫為世里十六字為成辭蓋鄭所見乃遺文之摹刻者不知其本未嘗相屬也潘云𡚁行僅存四字其上皆闕二三字蓋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中以為臼故今所存皆斷續不成文凡四十一字

文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成文作重文者二闕

十　周秦刻石釋音

增歒歒辵遹辵○遹徙我嗣○除帥敘阼○莫象世里○微識道圖○棘

柞棫其○椶椶鳴鳴○亞箬其華○爲

所游驟○盩導二日樹○五

臣等謹案右第六鼓凡十一行行五字末行二字

重文不計字之全者四十一闕者十一較潘迪音

訓多闕三字

原而師之居在滔滔是[illegible]不具[illegible][illegible]具

[illegible]來其[illegible]兮具來樂天子來嗣王始

古我來

章云而上有闕文施云鄭本師下有弓矢孔

左驂字今本唐減截說文古識字相類奪下

薛本有碍字闕音肝鄭作肝音吁尖薛作夫鄭作矢恐是小大二字鐘鼎款識多此類

右第七鼓薛氏楊氏次居一鄭氏次居九獵碣攷異潘云今剥落僅存十有四字皆不成文

文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成文作重文者三闕四

十二周秦刻石釋音

朱彝尊原案施氏以尖為小大二字小大具來即魯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之義鄭作矢固非薛作夫尤謬

增○○○○○○○○○○○○○

○○○○○○○○○○○○是

戟○○○○○員遲○○○○○○

來○○○○○○○○○○○○天

子○○○○○○○○○○ 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七鼓凡十行行七字末行三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六不全者二闕者五十八較潘迪音訓多闕七字

原 [illegible]

章云騂鄭作㓨蕣鄭作蔿𦱫薛作卉鄭云即若字古諾字也𤼵施云說文與徵同薛作故音非也宿二本下未有止字此本作之

右第八鼓薛氏楊氏次居六鄭氏次居七　獵碣考異施

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潘云予家藏舊本止有微字存今并剝落矣

文五行行五字作重文者一闕多不成文　周秦刻石釋音

增○○○○○○○○○○○○○

○○○○○○○○○○○○　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八鼓凡五行行五字文全闕潘迪音訓尚存一字

原衛水衜既平既止喜樹則里天子永寧

章云衛工闕一字喜薛作嘉施云說文喜字如此寫大意言水既疏道民可樹藝地可井界天子之心為之安寧喜樹二字未必連屬也

臣等謹案石鼓第六字尚存衜字筆畫考潘迪音訓首二句遯水既○遯道既平則第六字為衜字無疑朱彝尊原書衜字工脫去三字耳

日隹丙申 施云宿本丙申下二字尚可辨

䢅其用[illegible][illegible]旣申敕[illegible][illegible] 章云申重也敕戒也按文篤工闕一字

左驂[illegible][illegible]扯[illegible] 施云驁五到反馬怒也扯說文識字與此相類章云驁鄭音遨

扯郭氏云子一反摘鄭氏云疑即趍字潘云驁有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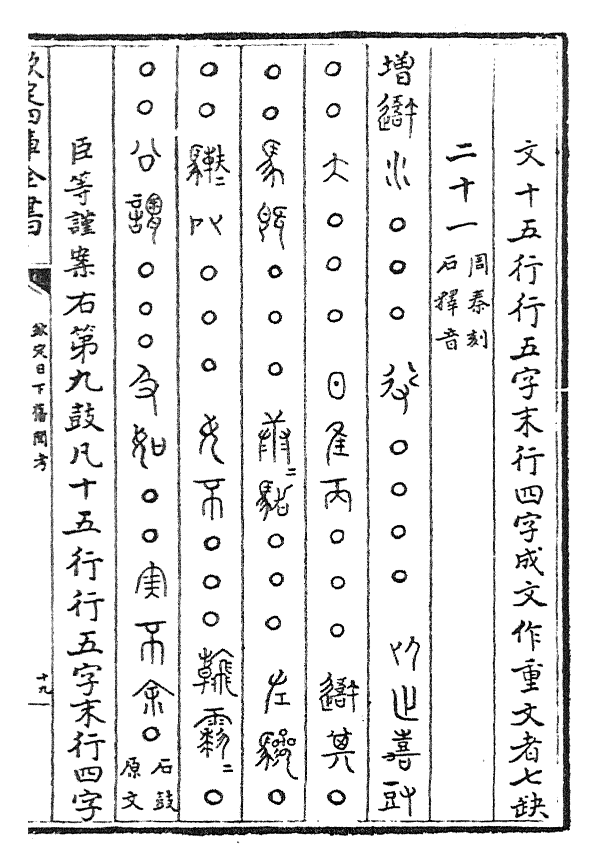
不飛霧公謂天子余及如害不余及

郭云籀文翰从飛霧恐是籀文霍字鄭云即沴字害今省作周施云說文害字

右第九鼓薛氏楊氏次居二鄭氏次居十 獵碣考異 施

云工下皆磨滅不成文章云言除道

潘云可讀者惟七句凡五十二字



文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成文作重文者七缺

二十一 周秦刻石釋音

增𩫖水○○○徒○○○○卬止喜迧

○○大○○○○日隹丙○○○𩫖其○

○○豕既○○○○蕃〻𩣡○○○左驂○

○○䜌〻以○○○○允異○○○雚霝〻○

○○公謂○○○○乍絅○○寓異余○ 石鼓原文

臣等謹案右第九鼓凡十五行行五字末行四字

重文不計字之全者二十七不全者五闕者四十二較潘迪音訓多闕十六字

原吳人憐亟王云吳通作虞鄭云汧水出于吳山故曰于汧而狩于吳也施云其說恐未然慈亦作隣潘云案二說王為優

朝夕敬載西載北勿竈勿代朝薛作敕鄭作朝奄鄭云見盄和鐘通作掩伏薛作戊鄭作伇

出而迆獻用大祝亯埶寍鄭云出即出字章云或作果字碑已磨滅獻薛作獻鄭作狩亯薛作高章云按碧落碑高字同此鄭云亯作享埶薛作埶章云說文埶與蓺同鄭云

亦作社潘云寧或作偊

[illegible]天禾屮是章云籀文

圍作圍見說文潘云或作田字古文苑本麀鹿下有麌麌二字韤鄭云即蛙字見鄭叕飛叔潘云有重文

右第十鼓薛氏楊氏次居十鄭氏次居六擸碣攷異潘云今僅存二十三字

文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戍文作重者者五闕三

十五周秦刻石釋音

朱彝尊原案[illegible]疑是勿剪勿伐四字盂和

鐘文[illegible]多二畫與此微不同伐字則薛本所書最

顯也

增○○○○○○○○○○○○○

○○○○○○○○○亼○○○○

○○○○○○○○○○○○𣏟○

○○[illegible]以○○其○○○○○○○

人○○○○○○○之○○○○○

○○弓○○

石鼓原文

臣等謹按右第十鼓凡十行行八字末行二字重文不計字之全者二不全者六闕者六十六較潘迪音訓多闕三十二字

原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詞頌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

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剝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帝京景物畧

臣等謹案石鼓文重文不計共字六百二十闕者

三百六十不全者七十四字全者二百有四十字

較帝京景物畧所載計少八十四字

增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獵碣矣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田獵之事史籀之迹也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廡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

填其文初置之辟雍後移至保和殿金人破汴輦至於燕置王宣撫家後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至文廟戟門内其文漫滅不可讀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春明夢餘録

增

聖祖御製石鼓賛并序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缺有間矣此文此石獨

煥然與日月爭光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
學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有會於心焉
乃為贊曰猗歟周宣纘緒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蒐
于岐陽陳列祈誓鐫功告成伐石作鼓以歌以銘載規
載矩豈備考擊致煩矇瞽鼓鼛思將義葢有取歷二千
年鑠石蝕土蝌蚪失傳剝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麌麌
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山翔舞軒頡是班鍾
王敢伍陳在泮宮設于廊廡是切是磋匪擊匪拊橋門

觀禮如對簠簋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增乾隆十四年

皇上御製石鼓歌　石鼓之數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況乎辟雍所羅列多士藉以資探討韓蘇傑作遥唱和近者德潛詩亦好濡筆將吟復屢停蛇足令添笑絶倒昌黎建議雖不行至竟如言見識蚤東坡寓意良獨深新法當時實滋擾德潛力欲追二公橫盤硬語抒文藻或文或宣辯已紛偲偲臭臭終莫考不獨議禮如聚

詒千古訾黄辛𢇁道我命金石譜以來觀之叅半不能
曉四馬六轡縱彷彿雲中如辨飛龍爪㸃畫音訓費推
尋刻舟求劍識誠小𢡖昨幸𦍒入宫牆禮器惟見貽金
夘此鼓上欲埒鼎彝存羊愛禮洵可表大觀金填誌鄭
重金人輦至燕京肇韓意其然豈其然吾願與賢得真
實

增

御製石鼓詩　橋門森矗兩蒼松翠護雕鐫舞鳳龍漫

說晉臣精博物難稽周帝耀軍容銅駝已見藏荊棘石
鼓依然鎮辟雍百里聲聞今試和太平留此溯遐蹤

原李嗣真書後品贊　蒼頡造書鬼哭廩廩史籀埋滅
陳倉籍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世逸品
法書要録

原張懷瓘籀文贊　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
飄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書
斷

原竇臮述書賦　篆則周史籀當代稱之遺芳刻石永
播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
虹紳結絡邇則瓊樹離披　法書要録

原周伯溫石鼓賦　余嘗考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
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大夫具
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由也皇上踐阼之始年有詔置

石鼓太學遂列于宣聖廟之兩廡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皆欲而不得故冀之於予韓公不得見于昔時而吾輩得見于今日何幸如之輒為賦曰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橋門而甲乙相暉映于西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儀鳳蜿兮六合之神龍欣歎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歷歷兮猶林森森于元圃依依兮神雲隱見于蒼穹嗟追琢之渾厚或制作于天工於赫宣王宏振頹綱四國既遂百職既張眺兹農暇載飾戎行肆武前人蒐于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于聲詩勒之琳瑯其形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書于十者表治極而功闕　戰國暴秦而翳晦者抑貞介遠其汙辱歷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為之護防歲紀茫茫斷于李唐韋韓歌之鵠其有芳迄宋宣和斯遷于梁金

人襲沒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煒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肇登上庠文石畫籀周闕 書六經彝訓因時表章天此殲典同日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而不復有惟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捃摭之有遺不見稱于魯叟何人之蚩蚩窒一為白闕 文存膺詒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于蓁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于世者天非徒壽之蓋以寄古文于不朽也乃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闕之學兮自我皇紛冑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維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保億齡兮于耿光 近光集

原李丙奎石鼓賦

偉周宣之中興鐫石鼓而勒成頌鬼神之守護復遇元和之太平遡所來之何從實韓門之張生愚嘗玩其辭考其義義雖奧而辭嚴與車攻而

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蝌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巖之爲我僅百中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以之鋪張炫耀于當世謂删詩無西行之迹使至寶爲道旁之弃言有大而實夸遂有以來歐陽子之議安知弃之者非三百篇之删餘又安知爲之者非出于後來之好事　文翰類選

原羅曾石鼓賦　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鼓物又或以爲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有以爲宇文周所作者蓋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裏故知爲宣王作無疑讀昌黎石鼓之歌誦坡公岐山之詠遂依托爲之賦其辭曰予盡觀乎鳳翔八觀之一乎岐山蒼蒼西周故疆昔人伊誰內修外攘予嘗訪遺踪于岐下得鼓物于榛荒曰莓龍剥落而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原廣之櫱乎韋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非秦人詛楚人之詞乎蓋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不能識其奇也於是摩

婆徙倚沉吟久之然後喟然嘆曰我馬既同者東攻之徂東也其魚魴鱮者吉日之宴語也彼碩然者不可扣之鳴兮吾知其為宣王之石鼓也方其明堂受朝岐邑講蒐萬里無塵四海一秋天戈麾日凝雲不流勒駿功于石鼓將永鎮于岐周興銅仙之可移空回首于萬斗嗟惟此石俯仰千秋橫奇寶于道側微博雅其誰顧或龍騰而水躍或鸞下而鳳翥雖字體不可知其誰之筆兮意作誦必當時之吉甫曾編詩之不見收兮亦何恨無人乎李杜於是慨然授筆磨蒼崖之壁泚秋空之露取昌黎慨嘆之言而作石鼓之賦　燕都游覽志

原韋應物石鼓歌　周宣王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飛㗖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漠漠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法古猶好傳持來比此殊懸隔

韋蘇州集

原韓愈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
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
鑿石作鼓隳嵯峩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燒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
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
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
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
爲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
氊包席裹可立致十鼓止載數橐駝薦諸太廟比郜鼎
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

龍紐鴻都尚填咽坐見衆國來奔波剞若剔蘇露節角
安置安怙乎不頓大廈深橧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
中朝大官老于事詎肯感激度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
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爍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鵞繼周八代征戰罷
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
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于此
於乎吾意其蹉跎　昌黎集

宋梅堯臣　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良
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鱒鱮魴何以貫之惟柳楊
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腹鐫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
無人著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
唯聞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遷裹驛上庠
大官嫌罢馳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
近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刓中央心喜遺傳猶在旁

以白易白庸何傷以石補空恐春粱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倣志慕強聚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皇書成大軸緑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携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乎好古親縹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裨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效韓非癡狂載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裹護令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天字筆已嘗于此豈不同粃糠海隅異獸衆舟航遠日道路費羇糧又與蘇羇殊菜削感慨作詩聊激昂顧因諫疏挾皁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此負鼎干成湯　宛陵集

原　蘇軾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

强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
其魚唯鱮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
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
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鷇憶昔周宣歌鴻鴈
當時史籀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
東征徐方闞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
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朦瞍
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勲勞至大不矜伐
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
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
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黄狗
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
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掊
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
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毋乃天工令鬼守

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
人生安得如汝壽
東坡居士集

原蘇轍石鼓歌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虡
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
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沒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
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鑄戈戟
宮殿已倒生禾黍廣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
時有過客悲宣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
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
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馬童楊喜豈不仁
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犛
惟有蒼石于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
文字皴剝困風雨遺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
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
簡篇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
亦如老人遭暴橫頤下髭禿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

有云楊柳貫魴鱮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
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
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稌黍
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
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
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
長笑太山刻秦語　欒城集

補張耒彤弨易石鼓文歌　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
呵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覩雲漢憂民瘼桓桓方
召執弓戟蕩蕩申韓賜圭爵北驅玁狁走豺狼南伐徐
夷斬鯨鯢明堂車馬走爭先清廟筐鏞戶載樂岐陽大
獵紀功戎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後世紙
筆傳冥漠迹荒事遠貴者寡晴風霜月多摧剝君誠嗜
古更過我易以彤弨尤奇阜瀟盤蒼玉列我前制古形
奇異琱琢羲黃已亡巧偽起采椽土木消純樸何為獲
此上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墨程骨已朽尚有遺

風傳隱約又疑晏子墻齊俗陶土圖泥從儉薄或云古
者宗廟器作棄金玉先誠確是時此物參鼎俎貴籽土
鼓誠爲樂嗚呼二物信奇絕頼有吾徒與提挃不然烏
瓦與荒砰共見慶埃就零落　宛邱集

補洪适石鼓詩　天作高山太王荒鸑鷟一鳴周翦商
郟鄏卜年大蒐講諸侯欽祗尊天王六月中興建祖武
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西滸
橐駝馳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閑兩鼓備章句
日惟丙申不穀翔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鯿君子漁
光和石徑屹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癸甲雁分翅
橋門觀者堵墻如星沉東壁千戈起首下足上天倒置
景鍾麋碎九鼎飛王迹皇風吁埽地誰與扛石徙幽燕
兵車亂載包無遺敲火礪角小小爾爲礎爲砧多歷年
宣和殿中圖復古謎以東攻次十鼓韓詩歐跋盡兼收
雲章剖判定魚魯先生辛苦朔方歸文犀拱璧棄勿攜
一篇什襲自鐫秘更有司馬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

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北使接淅行任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擬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顔無術下登三　盤淵集

原張養浩石鼓詩　粤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侯剛覃思神與凝摹寫三千入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攫鼇呿鳳鸞趹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愚叔世當時玉筯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樸遺淳趁姿媚我嘗慨此愧疎淺一髮空危萬鈞係竭來庠宇覩石鼓玊立儼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為宣王韋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韋陰欲食既半為雷電下取將近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墜刦火灰蒼古猶然太初氣世間鍾鼎瓦礫如隻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竊空塵窮萬計平生漫有恃物名廸視不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烟日西墜　歸田類藁

原 揭傒斯石鼓詩 孔廟頹墻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火迹雨洗篆渴涎野老偷爲函居人打賣錢有形終易盡流落漫堪憐 秋宜集

原 宋褧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 纍昔中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廣闡幽琢石製爲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籀蟠錯紛蛟蚪湮訛費轉徙遠閲三千秋天朝尤寶惜移置宮墻腋禊息得所托珍秘價莫酬使者瑚璉器出守越東甌衆樸且貴重華來殆罕儔旌旄暫補外廊廟行見收弆若此鼓然置之崑崙邱 燕石集

原 馬臻大廟石鼓詩 獵碣鐫功事惘然摩挲壞石卧寒烟昌黎已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 霞外集

原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 石刻三代遺碣數岐陽蒐剝落卧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事駝載來薊邱豈知橋門鎮天爲興邦留吾老幸摩挲考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藉皇州足追史籀刻惜

値車攻休騑騑五馬來東向會稽遊會稽豈無碑頌述徒夸浮顧言宣仁化樹績垂千秋　

原吳萊答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　横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録中還散亂當時愛奇乃收拾筆畫縂回映雲漢流轉到我乃不遠丸甲鳳毛真可悅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戰火今斷回駱駝載歸石畫爛倉沮以後卯史籀先代遺寳列圭璧中郎變篆生八分二者不獻何足異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堊壁手親擘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强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自耽翫韋編鐵撾只紙傳鄭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閒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徒開壁可假道德詎信壽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斅數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鍜向來見尋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睬戲晚相遲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

儒時楨幹　吳淵穎集

原顧文昭石鼓詩　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古今二千載字畫猶蝸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劍士濟濟游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與隸皆正人從知史臣良況在文武日闕　學少忘西旅貢厥獒名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闕　哉詞語間未及闕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闕　題詩增慨慷　鐵網珊瑚

原盧原質詩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後聖更有作載籍日粲然成周建中葉宣王振其頽宏綱用勿墜厥德未為愆偉哉岐陽撰伐石工磨鐫方前古云邁揆後信猶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斷刻李斯文乃欲黔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迹如雲烟孔壁遂啟莊闕　亦偶全于今二千載闕　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日麗中天闕　蕩無存人心復闕　先人去我遠書魚失真詮安得周召徒為倡鼓歌篇　同上

原唐之淳石鼓詩　郡學舊碑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
聞十左右各椎五雖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衆衆營竈
滅落落陳沙聚賢若切元玉制若覆冷釜氣若鎔五金
文若斷釵股狐斧割秋瘦千萬耀春嫵蠢嚴列戈矛爾
雅貫章甫謷水溜靜懸海腰浪撇舞推翱半折軸敗舫
或遺鱗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搖衆斷苔明碎錦古墨漬
潤碮思青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觸其角鑿向加以
矜幸今依贊宮星日照廊廡圭璧遜其儀俎豆與之伍
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廖句畫永老屋祥鸞翥晴
連畫戟陰冷濕宮牆雨諸生獲講解髦士資訓詁啟鑰
煩發闡揭本利商貫奔詞表姬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
鏗鏘遺恨寄酸楚紛紜梅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靡
定彷像詎非古鯀生千載下乾鬣三江澌神徙馳周南
足不出城府適從遼碣役遂出幽燕侶平生慕奇闞一
日獲佳覲初臨邑逾壯欲狎氣斯沮如覲至京都揖讓
申與甫如親與同獵搏攫兕與虎如盧蔡覺腹京太守

肥狩如洗蜩蚺耳聆笙磬杌敔羈愁破昏惜喜氣決眉宇時維璽壽星歲角在疆國天寒號鵰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予懷覽古亦天與摩訶重國訓戢蹈偲庠序聊陳曹鄶風式繼韓韋武 萍居藁

原程敏政石鼓詩 岐陽埋沒草離離汴省燕都石屢移一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蝕鼉皮摩娑尚識宗周蒐題跋誰鎸衆古辭郤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立多時 篁墩文集

原李東陽石鼓歌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犖礐礐年釋禍蹟班行未識研覃與揚推始官翰林歲分獻晚以代祀觀尤數我思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兩趙阜宣王謨烈繼成康況有文章存古朴是時風俗蓋渾灝真臣拜誦俱堅確勒功太廟告中興講武岐陽猶獵較于時旋凱奏鐃歌于時颺言播聲樂畫祇地不愛國書列石天然雕琢蚤蚤股折屋漏痕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准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槊又如申甫端冠

紳櫝相聯階甃千蘚年深歲長世運改誰向鴻荒究縣邈羸劉以後無此文直與混沌分清濁驟看筆勢尋風骨細剔苔痕認班駁原拋野擲墮榛菅冬經雪霜夏氷雹疑寮大鼎存銘識似毀明堂露根桷當時十鼓一為向猶幸農家事春戲愛惜應勞神護訶搜尋不厭山磽确暗中摸索亦可知辯口尚須泣楚璞聖朝天子古好儒森列戟門護重幄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娑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蹤下視俗書羞齪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撐目昏眊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捐埃裨海嶽太原宋先生好奇鐵筆為予親刻斵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畫漫剝請從祭酒告諸生從此衣冠日薰濯　懐麓堂集

原何景明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陳之罘沮楚已埋沒此石照耀出千春苔昏蘚澀讀難下蝕雕鳥剔細不分古畫詰曲蛟龍隱石氣慘淡烟霧紛周王功勳史籀筆數石細落岐陽濱中興氣象豈復

覩大纂意格誰曾聞先秦文字稍近古兩漢摹搨多失真六朝以來尚靡麗鍾王往往稱通神唐愈宋軾邈難嘆長篇險韻何悲辛大觀之間入汴國君王好藝崇斯文高駝巨艦遠載致金填玉篏傳相珍靖康秉輿忽播蕩保和玩物隨煙塵神驅鬼守徹復聚至寶豈得空沉淪文王北來定燕鼎不置太廟留成均博士無煩上書請書生頻得親講詢虛廊素壁安置穩大廈長檐覆蓋新不隨鐘鼎恣磨滅已與琬琰爭嶙峋平生博覽愛古跡世上墨本徒紛紜此雖殘缺歲已久尚覺隻字輕千觧璧池日月動華衮金閶星斗羅貞珉嗚呼孔廟存萬世此石與廟長無湮 大復集

原王家屏太學石鼓歌 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纍纍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頽文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為摩娑固知至寶非容易合令安頓

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比韓孟才斡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岣嶁一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復宿山房集

原朱國祚石鼓歌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連窪中或與釜甌似把質可敲瑤琨堅傳聞書自太史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與麗二雅彷彿吉日車攻篇周京遺製衆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綸雖滋瞿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彝堂所見無乃偏嗚呼神物不易覯三代舊跡稀流傳巫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損比干銘折衛州壞穆王書徙壇山巔會稽窆石字茫昧岣嶁秘跡文糾纏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十鼓離復合陳倉入汴還留燕氊包席裹橐駝背壓蒙露濯爪斗涎置諸太學始皇慶于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丈密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頹我來摩娑輒終日證以郭薛施潘箋凝思斷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文殘非因硬黃搨劃缺反憾鈎金

填長廊無人起題壁回視落景崇梨懸 介石齋集

原郭天中石鼓詩 鼓非石實者星文非鼓勒者銘焚外書删外經經雅頌書典刑隸秦漢徑畛庭篆龍爲藍洩青函謝杵舂戲傳嵌辭金波畫零我拜手神之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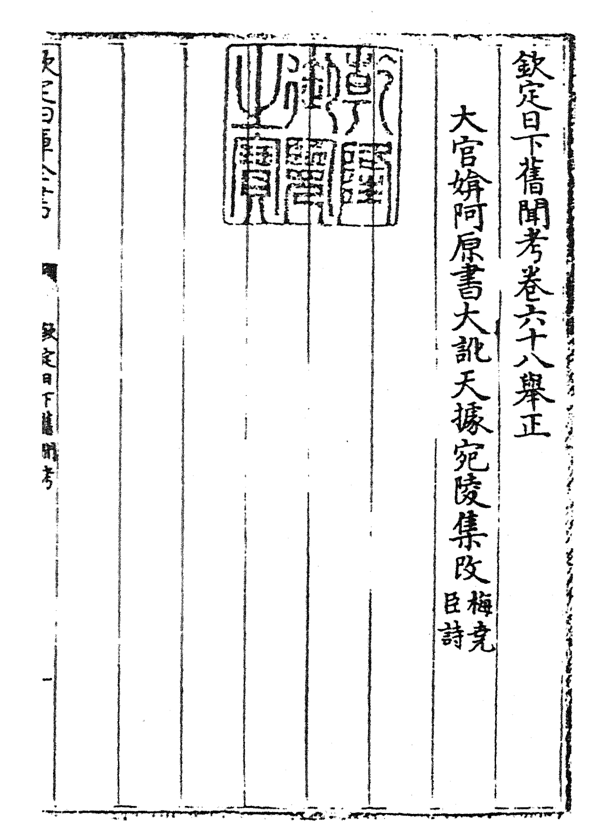
帝京景物畧

增沈德潛石鼓歌 九天星精化爲石墜落平地三千霜纍纍十鼓重琅玕迄今太學森寒芒籀文科斗形彷彿强尋跟肘推偏傍東攻馬同建旌旐東都氣象何焜煌鼓龍鬐鬐牙角屬羣靈荒忽驂鸞凰字傳三百三十四其餘蠶蝕難推詳始從陳倉歷鳳翔輦來燕京由靖康飄零遷徙闕兵火石刻直欲關興亡周秦真蹟多湮滅瘞王馬磑傳荒唐嶧山之碑遭野火之𤇆片石付渺茫中興獵碣獨無恙成周

昭代迭相望神明鬼物永呵護天應眷念岐西王聖賢法物理不朽豈以世遠論滄桑傳聞禹碑在岣嶁紅文綠字蚕蚪聊爲參校隸不相遇咨嗟涕淚流滂滂後人

尋山得蹤蹟恍惚雲際摩青蒼安得移載置一處卑益
申甫陪同晝方今
聖王崇道術辟雍鐘鼓紛趨蹌圜橋聽講日千計何止
觀者如堵牆討蒐遺文補殘缺驂驖趧趧頻校量長揚
拔擢撰詞賦敷陳功德追岐陽自慙負賤伏草莽仰望
無路排天閽　歸愚詩鈔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八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八舉正

大官娭阿原書大訛天據宛陵集改　臣梅堯臣詩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八舉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葉元符

謄錄監生臣汪人瑞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九

官署八

原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 北史江式論書表

原 周宣王太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 書古述

原 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 後漢書注

原 世或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蹟近在關中虞褚歐陽共稱妙墨 周秦刻石釋音

原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文字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為八分體漢章帝始為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

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嶽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蔡中郎章草並爲曠絕　古蹟記

原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盖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　書斷

原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鋭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又婉潤焉若取于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　同上

原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述書賦注

原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嵗久訛闕然遺迹尚有可觀而歴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録尤可嘆惜 元和郡縣志

原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昔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府夫子廟 周氏法書苑

原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大字也西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耳 東臯雜録

原史籀書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為太史氏而得名又謂之曰史書 宣和書譜

原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歸一體故古文所

見者止此　蔡襄石鼓文跋

原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　山谷

集

原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鐘鼎款識

原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鰋鯉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楊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娑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扁之吳孰有過於斯焉　同上

原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

以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原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于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倦游雜錄 墨刻拌摩緗素雜記俱同

原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

其六句則先生為精于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于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于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　趙彥材東坡詩注

原石鼓十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趙夔東坡詩注

原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諸道石刻錄

原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周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

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録

原歐陽集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録其文所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蓋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録

原宣和以後所貯古器累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中禁而宣和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印璽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等物自經僭亂散落無存言之可為於邑　鐵圍山叢談

原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僕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

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　東觀餘論

原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尚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糢糊皆不可讀而其稍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

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于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操益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置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假其不足而物為一鼓以補足之也 雍錄

原 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京作記以進畧曰保和殿三楹時落成于八月而高竹畫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有稽古通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諸閣稽古閣有宣王石鼓 九朝編年備要

原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

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亦厠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録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説為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為之序乃摘丞殹二字以為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周嘗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于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刻淺過于石鼓遠甚由始出于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顔真卿干禄字刻于大歷九年顯暴于世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

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湮于无碑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間不可謂不顯于前人不錄于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于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于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時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見于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若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耳

使文帝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
况蘇易之祖邵公綽用事于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宜
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
存于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
考據獨此鼓昔人稱説知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
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
者又附會爲説而鼓旁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
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
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
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
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
于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
足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絶
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
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
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則拓本留于世者宜與法書並藏

詎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裝池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參校異同并考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復齋碑録

原石鼓謂楚音皆直寳文閣臨川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古咸薜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絶不多見況搨有精粗故亦艱得往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畧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大音釋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畢造記徙置宋城縣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全人既廢劉豫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敦牂則戊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録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

自周至戰國遺文見于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實護甚至至用金填鼔文以絶摹拓一旦四海横流泯焉無復遺踪良可哀哉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絶學于千載程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内府矣其説為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别本可證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石鼔音

原岐陽蒐狩賓肇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 古文苑序

原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為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于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録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百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

參校耶雅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于下 古文苑註

原周宣王石鼓文蘇勗謂之獵碣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按任昉述異記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緯畧

原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大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古文苑註

原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原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羣書考索

補史籀書與古文時有異同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為真蹟　淮海集

補岐陽石鼓之詩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以為周宣王之作形之歌詠極其揄揚　止齋集

補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録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　嵩山集

補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　字府

補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此篇得全　唐元度十體書

補籀文其跡有石鼓文存焉益諷周宣王畋獵而作今在陳倉少人攻學　釋夢英十八體書

補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

鐘鼎篆韻

補岐陽有鼓中興績勒　鐵菴集

補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詩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輕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跡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方日料撿行李流徙之餘岐鼓諸碑偶無散落為之驚喜書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鐘五日洛人李處權巽伯　朱子大全集

補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亦名籀書與古文兼行　封氏聞見記

補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于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于土中或淪于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于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　庚谿詩話

補周宣王蒐于岐陽刻石爲十鼓今其存者九而已字猶畧可讀 伐檀集

補逸詩之傳幸而記于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 嵩山集

原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爲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文耳 陵川集

原大都國子監文廟石鼓十枚其一已無字其一但存數字今漸磨滅其一不知何代人鑿爲臼而字郤稍完此鼓據傳聞徽宗時自京兆移置汴梁貴重之以黄金實其字金人得汴梁竒玩悉輦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爲何物但見其以金塗字必貴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撫家後爲大興府學大德之末集爲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萊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數後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兵部差大車十乘載之于今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爲磚壇以承之又爲疏欞而扃鐍之使可觀而不可近然三十年來摹搨者

多字畫比當時已多漫滅者然移來時已不能如薛尚功鐘鼎款文所載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盡如鼓也　道園學古錄

原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於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樵音不可信　學古編

原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斷文連屬曲取意義其字有不可識者亦强為之辭貿諸真刻或前後相遠十餘字何其陋耶余舊藏甲秀堂小譜圖畫鼓形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為文以求章句条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己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古其有重文亦注于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為牽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瑯琊之碑不類泰文亦與狀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上存泰山嶧山刻字併二世詔文正詛楚釋疑逕

迷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為題號云至大戊申十二月書郡吾衍序　周秦刻石釋音序

原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燕都孔廟草莽間手撫遺跡躊躇久之今見此刻文裝褙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于後余于是而深歎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蹟名畫而家無餘兩資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為俗子道哉　吳文正集

原金人馬定國嘗考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今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披岐陽由此跑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　研北雜志

原右石鼓文十其辭類風雅然多磨滅不可辨世傳周宣王獵碣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徒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聖朝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豈物之顯晦自

有時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證已詳固不敢妄議然其文曰天子永寧則為臣下祈祝之辭無疑又曰公謂天子則似是畿內諸侯從王于狩臣述其君語天子之言吁鼓之時世雖不可必但其字畫高古非秦漢以下所及而習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玩弗忍去距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為之愛護哉閒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子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碑習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五月甲申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潘迪書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玄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黃溍奉議大夫助教祁君璧從仕郎助教劉聞承務郎助教趙璉從仕郎助教康若泰同校　石鼓文音訓

臣等謹按潘迪石鼓文音訓碑今尚存

原宣王時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　潛溪集

原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于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别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拓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定購其十紙則其見寳于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于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至正元年義烏王禕　王忠文集

原嗚呼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稱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欵識而已夫蒼頡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欵識人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綺姿奇逸鋒利鉤救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獨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實衆所謂遠則紅紳結

絡過則環樹披離首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
送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
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
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
萊泥土之中久然不動至唐始出以致完美如初況其
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
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于秦斤以丞為承見于
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
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
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
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
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
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
彥威使三京以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
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有秦漢晉
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

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朂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令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于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脩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趚趚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逌之謂也曰之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驂孔庶避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華勒填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來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即口口口口秀弓孔碩彤矢[illegible][illegible]之謂也曰兩驂不倚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麀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

天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聽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夔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簇簇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毆其特之謂也又況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刪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録而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録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録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

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圓方未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　鐵網珊瑚

原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録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秦人之篆或以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脫畧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伯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時逮今二十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于世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歿未可知而氊包輦運金填標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與吳但跋

同上

原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鈷剝鈞殘為大篆之祖自後别為十有三源分派衍皆見錯出若李斯崔瑗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宋江趙先生撝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注參互考訂用車攻吉日詩比類而同之至謂周雅偶刪削益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籀于千載之上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　同上

原石鼓凡十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小篆歲久剝淺字多不可識非秦漢以來之人所能為也　格古要論

原永樂之初予與餘姚宋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十鼓于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間

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余閱之信為善本而趙先生之文援引切當辨論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廣敬純謹誠洽不媿其師而蘭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閣中凡兩日得從容觀覽俯仰今昔為之慨然

王文端集

原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于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幾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卣彜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

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東里集

原石鼓文并音訓在今北京國子監先聖廟門內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樂七年來北京乃見之於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歸後四年扈從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愛惜乃令工人裝潢成卷并錄韋韓蘇之詩歐陽公王順伯跋尾於後以藏於家益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餘年矣而猶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於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則其漫滅剝落已十之八九當歐陽公為集古錄時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後二百二十八年當元後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廸為音訓時所存猶三百三十九字當時已惜其剝落之甚又後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樂十二年甲午則僅餘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奇缺難辨字或存半體証以音訓而後可識者入九十八字益其歲月益深則磨滅益甚加以摹拓椎拳之多其不能無損缺亦理勢然也昔王順伯居宋南渡後不獲見此鼓而甚貴其文

以為難得況至於今又二百餘年其可寶貴當何如也政并述其年歲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後乎今者得以比參考　素齋集

原石鼓文韓文公謂為周宣王時韓公必有所見也

格古要論補

原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予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溫彥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謬妄予按姚氏殘語云彥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金翰林學士考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辨之萬有餘言元台州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翁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予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濶易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

為史籀嗣真高宗時人而使璀者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爾古則字辨識宋宗室之後讀書博古尤精字學所著有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嘗仕廣東瓊山教諭卒于官　金薤琳瑯

原鄭大㴱謂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至府學其一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內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蹟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偽為者至傳師而真鼓始復出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

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于國學廟門之下余案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説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説皆不足信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余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同上

原石鼓文在太學潘廸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瑯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闕四百九十四字本葢亦未見此也　丹鉛録

原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元潘廸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載卷首哀録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廸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慨又廸所訓釋君子員員邋邋員斿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點更不復書此易見耳廸既誤讀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邋邋旌旗搖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昧矣君子員員成何訓詁邋邋員斿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所謂郢書燕說也一隅若此餘奚取哉慎昔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矣然本隻字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

為繼絕表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益丹書未竟而先生已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維耳言未墜手跡莫續天固愛寶奈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書者録為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楊升菴集

原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忠公賔泉所謂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謝刻於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校本所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耶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于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

志所録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録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絓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朂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隲傳遺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紀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絶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臮述書賦云篆則周

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遇適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通則瓊樹披離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令日驗之所先石雖負而云汾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虔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象大令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獵至而不肯得矣歐九果不讀書耶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于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放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云不啻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葺致于府學之門廡設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

長詩畧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寳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學刻潘廸釋文以畀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内大方家云 同上

原石鼓文字畫奇古皆云史籀書不知何時徙置北太學門廡下字磨漫過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益全文合于潘廸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 金石古文

原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益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余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廸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録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

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嘆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弟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耳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宜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全臺紀聞

原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牘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毆擊殆無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

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書見者此石今猶在大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弇州山人稿

原石鼓在國子監文廟戟門內左右世傳周宣王獵碣大徑尺餘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頂微圓　名勝志

原稍大比古文又殊石鼓是也舊本因石刻火焚風剥多闕而不全乃驗其真近時楊用修刻本穿鑿補綴文太完備是可疑耳　古今印史

原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九唐時鄭餘慶始徙至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得其一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並列使後學得睹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尼瑪哈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緞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

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艮嶽無片礫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為文藝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尚少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野獲編　按尼瑪哈滿洲語魚也舊作粘沒罕今改

原史籀取蒼頡形意損益古文或同或異轉相配合加之銛利鉤殺為大篆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

遊鶴堂墨藪

原石鼓文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靖康分裂之後拓本絕不可得至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置北京國學于是搨本日以廣而字畫之存者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　同上

增小雅辭史籀篆或成或宣不可知然斷為姬周遺蹟無疑也孔子刪詩乃據在樂官者此詩或未入樂官不必輕置冡刻文細而淺正是有意為巧 書畫跋跋

原宣聖廟戟門石鼓十元皇慶初移于此辭類風雅字皆古籀文非秦漢以下所及然多磨滅不可辨矣 長安客話

原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晉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為工二刻時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 學古緒言

原石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無疑都元敬楊用修王元美諸人辨之已詳余借得一本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雅乃亦疑之迷令後人識駁無地自容矣今石猶在太學門內 石墨鐫華

原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文移置保和殿金

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 書畫史

原東坡有手鈎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録 紫桃軒雜綴

原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于佛書龕中益唐人所録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為之考正集釋又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關文靡所增益楊用修自言受學于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益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誌亦載此文其文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 古詩紀注

原元初都城廟學燬于兵王檝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石鼓迄今無恙檝功也 因樹屋書影

原南京府學明德堂後有天發神讖碑石凡三截北京國學廟門有獵碣鼓凡十枚一為吴皇象書一為周史籀書皆篆學之祖也鼓本在岐陽之野一徙而置鳳翔

學官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撫宅四徙而置今所當日保和殿中如詛楚文及文翁禮殿繪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考宇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而此十鼓獨無恙且剗為臼而文不傷剔其金而字猶在信有神物呵護者然　西京求舊錄

朱彝尊原按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才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

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録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恆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騺句騺上脫一字古文

苑本鶩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
鼓霝雨上古文苑有濩濩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
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
東攷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
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
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
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
字强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盜徒御嘽嘽會

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
同文尤可異者鼓有𦉼文郭氏云恐是㚖字古老
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恶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
欺人甚矣玫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𥠖棗
楮墨輕虗不盈握拾殘補闕能幾何以一涓埃禆
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
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
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

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㸃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詰由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剥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失用修之本既得自寳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蒼石鼔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訛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髪盡備無差訛又曰

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補籀文與古文不相遠但筆體或本大未殺首尾勻圓之異爾　六書統

補三代遺文如詛楚之古雅石鼓之遒逸嶧山之高簡許叔重並不得見故說文十九不收　說文長箋

補石鼓文不見録于詩說者紛紛要未探其本竊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冊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復書于冊太師所掌之詩皆書于冊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師所掌而序之宜于石刻未見録也 炎

硯録

補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猶特省音釋兼具升庵集中稱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譌丹鉛録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蓋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間向傳師始求得之歐陽公敘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梅聖俞詩亦云四百六十飛鳳凰東坡官鳳翔日又在永叔聖俞之後即有手拓本亦不過四百六十餘字而已豈得全文具備乎然則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辭爾既易以今文傳之恭人無識遂以楊本載入陝西志

又從而刻石臨朐馮汝言編古詩紀亦用其文學者所當駁正也　墨蝶齋小牘

補金源馬定國以石鼓為宇文周時所刻是大不然鼓文髙古毋論曹喜皇象所不及即李斯猶當遜之此豈趙文淵輩所能書乎　西神勝說

補甄豐六書無籀法而古文中不別孰為籀體則大篆未皆出史籀也　檀雪齋集

補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句爾楊用修增益之于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有繹或麇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　鴻雪録

補石鼓文尚是三代鐘鼎款刻遺意益隨字畫多寡而為之形體秦權衡亦然　書則

補石鼓文唐貞觀中始出太師采詩之遺非孔子所刪也　石鼓文攷注

補說文所存籀書二百餘三字其石鼓僅鼎銅尺鼓口

卣劉房乎蘇九字 同上

補周宣王石鼓文十其義與車攻吉日之詩相類而辭亦間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餘年散而復合晦而復明意者神物護持如韓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歷年之遠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鄭氏樵施氏宿王氏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矢作尖霰作霧外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撰本所誤石鼓蓋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亦以己作即阮作防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乎滋躬詣鼓密詳加摩玩文之漫剝者猶隱然有迹可辨也乃肇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強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考辨已明不復容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載于後以見是鼓也直為周宣之物好異者不煩嘵嘵云正德戊寅古絳陶滋序 石鼓文正誤

臣等謹按以上各條皆考證石鼓為周宣王時作

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九